

鄂东巾帼录



湖北省妇联黄冈地区办事处编

PDG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成立四十周年!**

序

关广富

为庆祝国庆并纪念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建会四十周年，黄冈地区妇联编辑了报告文学集《鄂东巾帼录》，交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编者恳切地要我为这本集子写几句话，无法推辞，就算作序吧。

我觉得，《鄂东巾帼录》是一本很有意义的，很需要的书。它的出版，是奉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份十分有益的成果。

鄂东妇女，是革命的妇女，英雄的妇女。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她们成千上万地跟着共产党，金戈铁马，奋战疆场，为革命洒下了一腔热血。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鄂东妇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为发展和繁荣鄂东经济，推动两个文明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本《鄂东巾帼录》，收入了二十九篇报告文学作品，描写了七个妇女群体和二十余个妇女典型，相当真实地展示了她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她们当中，有主动辞去区妇联主任职务到贫困的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创办“天堂幸福院”的老红军战士；有甘愿在伟大的人类灵魂奠基工程

中作一枚小小基石的人民教师；有用自己的知识和汗水换来黄土地上柑桔飘香的农艺师；有“宁肯累死”也要为继承和发展祖国宝贵的中医事业而创办中医院的医师；有战胜重重艰难险阻而赢得“女人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人民律师，还有从来不为人知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生得顽强，活得坚韧，她们对人类、对社会，只有给予，只有奉献。她们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迎难而上，一往无前。正是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构成了大别山的脊梁，铸就了大别山的风骨，谱写了社会主义时代的颂歌。今天，我们多么需要这种风骨、这种精神呵！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巾帼之中，蕴藏着巨大的人力和智力，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开掘这伟大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她们的巨大作用，让成千成万的巾帼英豪走进创造新社会、新世界的先进行列，放射出生命的夺目光彩。

这《鄂东巾帼录》，我想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日

目 录

序.....	关广富
天堂债.....	李德禄 吴耀煌 (1)
崇高的善.....	何志红 (22)
母爱丹青绘《鸟窝》.....	王春泉 (33)
江边, 有一位英雄的母亲.....	卢祖煌 (38)
大别山的女儿	
——访林二姐.....	吴洪激 (49)
将军县的母亲.....	任 华 方向明 (62)
为了大别山的明天.....	胡晨钟 袁先行 (74)
基 石.....	卢祖煌 (84)
山妹子, 你别倒下啊.....	何志红 (94)
起步于第二个黄金时代	
——记女律师胡韵荷	丁时照 (99)
为了一片绿色的原野.....	吴正春 朱建勋 (107)
工作着是美丽的.....	陈明刚 (114)
霞光从这里升起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蕲春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主任伍英霞.....	徐美兰 (124)
您好! 杨大姐.....	吴卫华 周学珍 (136)
大山下, 有一颗明珠.....	金仕善 (144)

磁场效应·····	王享林	(154)
山花·····	胡晨钟 袁先行	(164)
洁白的情丝		
——记湖北省缫丝行业操作能手游金妮		
·····	江乐山 刘义才	(174)
幽兰自清香		
——记英山县黄梅戏剧团演员郑淑兰·····	熊文祥	(183)
机关大院的歌·····	蔡祖英	(194)
普通女性·····	刘醒龙 刘平海	(205)
为了攀登大写人的阶梯·····	段仲谋	(215)
女人不是月亮·····	胡 昕 张 瑛	(232)
创业之路·····	张青野	(239)
雨湖女·····	徐美兰 刘桂莲	(247)
愁村嫂·····	蔡祖英	(261)
三个女“猪倌”·····	罗与之	(272)
献给她，勋章的一半·····	朱灿和 梅建设	(278)
她们的名字是强者		
——献给鄂东南大荒的开拓者·····	李言水	(288)
后 记·····		301

天 堂 债

李德禄 吴耀煌

苍穹下，有一座天堂。巍巍峨峨，起伏于脚下。人世
间，有一座天堂？真真切切，耸立在心上。

这是写给你的诗吗？她默默点头，又默默摇摇头。

你是主宰天堂的玉皇大帝吗？她默默点点头，又默默摇
摇头。

是家家户户门首悬挂的烈属光荣牌把你吸引来的吗？她
默默点点头，又默默摇摇头。

那么，你究竟是怎么来到天堂的呢！

逼来的。被债逼来的。

哦，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你是还债的。还了一辈子债
啊……

是一句话的债吗

湖北省罗田县东北边境有一座海拔一千七百多米高的山
峰，那里世代代流传着一个神奇美妙的传说：洪荒时期，
天地原本浑然一体，亿万生灵被挤压在黑暗的天地之间。后
来，大别山以脊为梁，把苍天高高擎起，分出天与地。从
此，亿万生灵获得了自由与光明。为报答救生大恩，偿还感

情之债，众生灵便在主峰植树种花，开地建庙，名曰天堂债。随着时光变迁，天堂债逐渐成为兵家习武藏身之地，因而又得名天堂寨。直到一九三〇年，十七岁的饶会全从安徽金寨来到天堂山，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古老的传说便慢慢为新的传说而代替了。

循着传说渊源，我怀着虔诚之心，在奇峰峭拔、汨汨有声的山涧整整跋涉了三个半小时。

嗨！好一副古稀伦乐图。我一踏进红枫掩映的院口，立即被眼前的情景所吸引。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玛米亚”，只见取景框里一对欢笑寿星突然站了起来，一根细长细长的蓝线从那老婆婆的手中笔直伸向老大爷的胸前。可见这是刚刚赶好的新衣，连扣子还未来得及订就试开了。也许是生日礼物吧。

当他们复又坐下时，舒心的笑容减少了。老婆婆半佝偻着腰，眼梢的扫帚皱不时向“玛米亚”扫来。我发现她的牙齿已被生活磨光了。两腮平塌塌的，真象天长日久被风沙侵蚀得失去了弹性的黄土地。她坐在红木靠背椅上，左手捏着衣服上的扣子，右手牵着针线来回穿梭，蓝布褂袖子掉下来，露出一大截酱褐色手臂，在阳光照射下微微反着亮光，突出的一道道纹路，看上去完全和残秋下只剩筋络的平葛藤叶子没有两样，手掌上两条白生生的裂口，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洪水洗劫过后的沟沟汊汊。

多真实的生活反映呀！

我开始精心对焦。糟糕！老婆婆的头在不停地颤抖，抖得脖子上几迭鸡皮皱上下直跳。是过分紧张呢？还是过分激动？或者……我拿出了绝招，一手端着相机，一手偷偷取

过根柴棒子，“梆”，敲在石头上。她一怔，停止了颤抖，眼珠一下子变成了嵌在眼眶里的黑扣子，干瘪的嘴唇拢成半圆，一瞬间，惊诧、困惑、忠厚、善良等等复杂无穷的表情全从那满脸的褶子间溢了出来。

你就是饶会全？你就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女红军么？我真不敢相信。

“么事女红军嘞！我不过是从国民党的地狱里爬出来的穷女人……别人帮我摆脱了苦命运，我也要为别人尽点义务。身上背着债哩！”

她静静地回忆着，回忆着……

腰，佝偻得更厉害了。是这句话压的？我的心被什么震动了一下。

“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为你们建天堂。”

一句很短很少的话。只是一句很短很少的话吗？

或许在一生的滔滔话语中，这句话少得就象一滴山泉；或许在有些人的眼里，这句话短得就象一现的昙花。可在饶会全的心里，那是一条奔腾着七情六欲的大江，是一切力量的集合，是一次能量的释放。因为它是带着血和泪、带着情与爱、带着理想和希望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喷发出来的。

那是一九三二年春，一个晴朗的早晨。她们电话营和天堂的乡亲们紧紧围在一起，面对这些被敌人血洗过后幸存的种子，营长站在高高的土堆上说着这句话，她扯着一位老太婆的衣服说着这句话，全营红军战士就是说着这样的话，背着一支长枪、两升粮离开天堂寨，准备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的。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营长的。据说首先是一个什么军长说过：“革命胜利了，我为你们建楼房。”后

来有人又说革命胜利了，我为你们建公园。革命胜利了，我为你们种庄稼……反正成了红军战士告别乡亲的口头禅。反正她们都满怀信心。谁知走到浠水县团陂麻门桥，在与国民党五十四师的遭遇战中，为了掩护战友，饶会全陷入了魔掌，被敌人以四十块大洋卖给了伪保长汪守山。从此，她在汪家的磨房里与驴子一起相依为命。看着伪保长、伪保丁张牙舞爪，她无数次将麻绳套进脖子，又无数次取下来。未必你对革命丧失信心了，未必你忘记了营长的诗、营长的话吗？等啊等，革命终于胜利了，她过上了幸福生活，当上了区妇联主任。这时，她才知道营长牺牲了，连送给自己衣服和粮食的许多群众都牺牲了。天堂又一次遭受血洗。她突然意识到，胜利是牺牲换来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似乎欠着谁一些什么。

可是，究竟欠了什么？它是谁呢？

一九五三年，她借到罗田骆驼坳区和组织委员李少白结婚的机会，特地登上了天堂。在张家山乡，她看到了十名残废的老红军；在石板沟，她走访了十五个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在圣人塘前，她发现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住宿野外。战争给苏区人留下的创伤，引起她深深的思考，难道我们许下的诺言只是些说过丢过的安慰话吗？

不！那是一笔债啊。人，不能忘记过去欠下的债，因为欠债时，总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人更不能忘记别人的苦难，忘记别人自己早晚也会被人忘记。她笔直走进了乡政府办公室，正赶上天堂群众为孤寡残“请愿”，她觉得群众的行动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乡政府的会议已接近了尾声；

“是啊，如何对待不幸的幸存者，如何使他们过上好日

子，正是现在我们国家、我们每个党员群众应该考虑的问题。苏区人为革命立过大功，我们是欠了债的。谢谢你们的提醒，乡政府也打算建一座幸福院。可是派谁去？乡里没人。

“我去！”

乡党委书记李任之看看饶会全摇了摇头。“你在浠水工作。”

“我调过来。”

“你是妇联主任。”

“我辞职！”

“为什么呢？”李书记疑惑不解。

“为什么！因为我懂得党组织的心情，因为我懂得天堂群众的心愿。因为我也欠着他们的债。”

李任之明白了一颗老红军的心。于是，拿出仅有的二元五角钱放在饶会全的手里。“这是我们乡仅有的生活费了。你拿去，只当是一份心意。”

夜，垂下朦朦胧胧的帷幕，淅淅沥沥的雨声传进了新房。饶会全抚摸着身边的新郎，耳边响起了一个遥远而又熟悉的声音。“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为你们建设天堂式的新家园。”“即使你去了，一个人的力量能挽救得了？即使建一个幸福院，能使大别山区那么多不幸者都得到幸福？”又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别太认真了，一生要说多少话，能句句当真。那么多人人都说过，又有几个兑现了？女人就是多情善感。”又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她失眠了。惭愧、内疚、不安，一下下敲打着发麻的神经。不管。不管。我不是挽救谁。有债不还，良心上难受。她还不懂更多的道理，也说不

出更多的道理。只知道不能忘了用奶水、用血汗、用生命救过自己，支援过红军和革命的人们，这是良心。只知道一个人最伤心的事，就是良心上的谴责。

感情是朴素的，感情是真挚的。还有什么比它更珍贵呢。丈夫理解了妻子。去吧，去吧，既然你认为是债，就加倍偿还。

墨绿墨绿的路，弯弯曲曲，通往天堂。饶会全蹒跚地走来了。一个四十岁的老姑娘，初婚的第四天就离开了丈夫，难道不也是一种巨大的牺牲么。

“饶大婶——”，“大婶——”，“你是来建幸福院的吗？”刘孤儿兴奋地从林海中跑出来。

“大婶。你是玉皇大帝吗？”她点点头又摇摇头，默默地拉着刘孤儿走进了石板沟。

同志，你知道真正的困难是什么滋味？你知道没有金钱和物质基础的白手起家是什么滋味？饶会全知道：就象三天没有水，你张着大嘴，拚命地走，拚命地找。

办院是艰难的。迎接饶会全的只有两个字：没有。房子——没有。床板——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凡是需要的一概没有。她把收拢的二十八名院民暂时寄在群众家里，再三嘱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她深信，感情和爱心是用不尽的财宝，献出它们，就能换得所需要的一切。而决心和行动则是顶天立地的杠杆，握着它们，就能办成一切事情。她拿起刀，上山砍回树料，扛起挖撅，平整地基。搬来石头，垒起锅灶。她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村民们纷纷献出自己的木材、稻草、床板、衣服、被子。仅仅三十多天，一幢崭新的房子出

现了，近两百个平方米的空间里支起了二十九张单人床。床上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被子和衣服，床头是松木箱子和吃饭的碗筷，床下是一把椅子和一个尿壶。院民们看着这些，扑咚咚全跪在饶会全的面前，磕起了响头。

天啦，我做了几大的事，能受得起这么大礼。她想把大家拉起来，可是拉了这个，那个跪下，拉了那个，这个跪下。敬神怕也难得这么虔诚。她一时竟不知所措，只觉得喉咙哽塞，热血往上涌。“你们都咋的啦，这不是短我的寿吗……”

草屋是简陋的，条件是原始的。但它毕竟是大家的新家，毕竟是步入天堂的第一步阶梯。此时，她仿佛看到了为电话营送信而牺牲的张大伯，仿佛看见了把衣服送给自己的刘大婶，仿佛看见了在战斗中倒下的兄弟姐妹，仿佛看见了营长正在高声朗诵那首不知朗诵过多少遍的诗：不要活着就忘记了别人，不要死后就被人遗忘。追求光明，那怕在地狱，助人为善，即使在天堂……她挠了挠头发，决心把幸福院建成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

然而，她没有想到为了这个誓言，自己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五年以后，当雷鸣般的鞭炮，把“天堂幸福院”五个鲜红的大字送上二十间新瓦屋的房梁时，丈夫的坟上已长满了青青的石隙兰。那是她用眼泪栽上的陪伴丈夫的痴心。丈夫病重，正是院里瘟疫成灾的时候，七、八个人躺在床上，一边要喂饭喂药，一边要端屎端尿。有什么办法，灾星不讲仁慈，人不能不讲。她相信丈夫能原谅自己。

一笔大写的债

“人为什么只有一双手一双脚？我这双笨手笨脚呀……”她的眼睛又湿润了，喉咙颤颤的。

看上去，她的脚比一般小脚略大又比正常的大脚略小，显然缠过足而未坚持到底，极不规则。她的手摸着糙糙的，且很有劲，象个钉耙。本来，这双手脚在同龄的女性中够麻利的，可她却老怨它们做事不力、不快。动不动两个膀子就发麻，腰痛连着腿酸。我当然知道，这是恨铁不成钢。她忙，一年四季，总是那么忙忙碌碌，来去匆匆，一天到晚，老是手不停闲，脚不沾地。也难怪，偌大个天堂幸福院，顶事的只她一人，院长、会计、炊事员，母亲、姐妹、保姆，统统集于一身。忙得过来？忙不过来也得忙。谁叫她建了这个幸福院，谁叫她建的是天堂幸福院。

天堂是令人神往的地方，天堂是避难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苦有难的目光都投向了这里。心地善良的积德者发现路边的痴呆送上门了；有情有义的孝子把病残无治的亲人抬上门了；无依无靠的孤寡找上门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天堂幸福院的人数达到了六十七人。整整两个排呀。要吃、要喝、要洗、要穿，甚至还要打架。灾难，无尽的灾难。远在三十里外的叶桂生，把全身瘫痪的姐姐叶桂梅背来的第一句话就说：“大婶，原谅我把灾难给您送来，她实在让我们没法过呀。”饶会全微微苦笑了一下，接过叶桂梅，放在自己床上。她想，别人能把亲人送上门来，是为自己对天堂幸福院的信任和肯定。就为这，拚命也值得。

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饶会全的信条。按说，象叶桂梅这样床上吃、床上厕全不能动弹的人，是活不长的。可在饶会全的手里，却奇迹般的活了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临死前，叶桂梅拿出二十六元钱，抽泣着说：“院长，你给我的欢乐是在家里买也买不到的，这是我多年攒下的，就送给你。”二十岁的孤儿叶启初身患严重的水肿病。村里群众把他送来后，饶会全跑了七十多里路，到安徽霍山大和平镇请教老中医，学习采草药，连续八个月，又喝又擦，终于把病治好了，后来，回到镇办企业当上了工人。她不是医生，却先后使二十五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恢复了健康。懂行的人知道，她采用的是德性温暖法和精神快乐疗法。这不是什么新型医学，也不是尖端学科，但要攀登却是困难的。三十多年来，她一直在攀登。她甚至还把这攀登当作是快乐的义务和幸福的奉献。劳累和艰辛被快乐和幸福代替了，于是成了她的一种享受，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享受。

她说：只要别人还有一口气，就要尽力服侍。别人的冷热和自己的冷热一样，别人的命和自己的命也一样。照顾老弱病残，跟晚上给孩子盖被子、赶蚊子一样，要时刻记在心上。听了她的话，谁都会明白，她是在以当家人的身份，以一颗母亲的心在操劳着。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有使不完的劲，独自主宰一座天堂。

当然，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她永远也忘不了自己的过错——

一九六一年，她怀揣乡政府的大红“令箭”，和尚化缘似的挨家挨户讨粮。好不容易弄到一百零五斤小麦，又挑不动。她先挑回一半，剩下的派烈属李玉生下山。谁知等了一

天，未见李玉生的影子。第二天，她们接到石朝沟，发现李玉生连人带粮滚在悬崖下。饶会全一屁股瘫倒在路中间，十几个院民围了一圈。过了很久，她才慢慢站起来。这时，不知是谁已经割来了葛藤，她二话没说，抓起来系在腰间，由大家拉着，自己缓缓落到岩下，把李玉生拖了上来。六十多人还靠粮食度命。安葬了李玉生，她一连三天来到石朝沟，硬是爬着岩石把麦子一捧一捧捡了起来。李玉生有个说发就发的羊癫疯病。她恨自己为什么偏偏就忘了，恨自己为什么就挑不动一百多斤粮食……

一九六四年，下肢瘫痪的黎笑胜染上了皮肤病，生殖器肿得象气球，她上山采来消肿的草药，熬成水，每天洗三次。一次，她背黎笑胜下床洗澡，不慎脚一滑，两个人都摔倒了，结果黎笑胜的生殖器碰在箱子角上，活活送了命。

通过这两件事，她才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单薄了。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会越来越差，困难和麻烦是可想而知的。乡里、村里打算为她找个帮手，可是找来找去，没一个人愿意，谁都害怕沾住了棘手，象防灾星、防魔鬼似的躲得远远的。其实她心里也在嘀咕，就算找到个帮手，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放下身子服侍人。要说真能帮手的恐怕只有丈夫。这个念头促使她拿定了主意，找一个丈夫。于是，她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听说饶会全要找男人，过去的院民哑巴女从安徽一次带来三个。三个老实憨厚的乡民，使她哭笑不得，又觉得个个如意。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也不需要小姑娘一样躲躲闪闪。她开诚布公地倾吐了自己的心声：一来希望有个人陪伴终身，二来也是找个帮忙的。谁愿意留下，不愿意算了。强扭

的瓜不甜。再说也免不了要吃苦。她说着，三个人听着，好似谈一笔公事公办的生意，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过了半天，其中一个说，“你是想，找一个能做的老伴。”饶会全高兴地回答：“是呀，我一个人实在——”

“你离不开天堂，是招？”

“什么招不招的，都半截子入土了。我实在——”。

“嘿嘿嘿，那实在，实在难找……”第一个拍拍屁股出去了。

第二个接着吞吞吐吐地说：“我家里的死了，丢下五个孩子，你能不能一边十五天，就算多一个幸福院在安徽……”把孩子带过来，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哎，人哪。

第三个很有感情，话语沉沉的：“老饶哎，树长千尺，叶落归根。我们都是冒死参加红军的，能活到现在不容易，临死还把骨头甩到外面不成？”

走了，都走了。哑巴女流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哑巴女是她从路边抱回来，一手抚养大的。眨眼的功夫，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开始找婆家时，自己跑了多少路，着了多少急。后来说成就成了。她很自信，残废人还能找到爱情，不信自己找不到一个知己。

县里有个干部翻山越岭找来了。跟原来的丈夫还是老战友，而且负责优待这方面的工作。这下她来了精神，一拍脑门打开了话匣子，“……对了，干脆在县城建一座大型幸福院，把全县的孤寡残痴人包括街头路边伸手的都收拢到一起，再招收一些工作人员，我不是既能照管家又能照顾福利院？”“哎呀，老饶，你么这样死脑筋，侍候人的工作多的是，到医院护理病人，到街道管理孩子那样不行。”